

# 郁達夫遊檳城釀婚變（下）

劉昌博

## ——馬來西亞搜秘記之七

### 長毛狀元傳奇人物

來到檳城的那些日子裏，我的朋友們除了遊山玩水外，大部份時間花在逛馬來亞土產店，購買臘染的花布「紗籠」；據說馬來亞土著女孩子把一襲紗籠圍在下半身，既是裙子又作褲子，不再穿內褲，更不時興什麼三角褲，她們認為涼爽而方便。

為怕馬來亞人欺生，購物品亂敲竹槓，大家先買一件馬來亞特有的花布襯衫穿上。最受歡迎的，是檳城特產的荳蔻油、紅花油、白花油、風痧濟急丸……等藥品；因熱帶地方，各種疫疾傳染迅速，這些藥物有時可大派用場。

晚間，我的朋友們喜歡上酒家聽台灣去的女歌星唱歌，或到舊關仔角吃海鮮；吃壞了肚子，則白天買的荳蔻油、紅花油、風痧濟急丸……等，就可拿來「濟急」了。

我常譏笑他們是台灣派來的「臨時採購團」，他們則諷刺我是一隻忙碌的「書蠹虫」；說真的，我除了尋幽攬勝外，其餘時間全消耗在庇能

路的舊書攤裏，彷彿一隻「蠹虫」一樣，要在帶有霉臭味的黃褐色殘篇破筒內，採捕充實生命內涵的「仙丹」。

我終於找到幾本有價值的書，如英國人萊特所著的「檳榔嶼開關史」以及太平天國時代的「長毛狀元」王韜所著的「漫遊隨錄」，都頗珍貴。

尤其，王韜這個人頗富傳奇性，他又名紫詮，別號天南遯叟、蘇州人；當時的人都稱他為「長毛狀元」，其實他並沒有參加太平天國的考試。只是他少年時，心中有反清復明思想，曾經上書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，獻了一篇「取上海策」，忠王看後亦未採納，後來此策落入清軍手裏，會國藩下令追捕，要殺他的頭。他為了保護腦袋，先避走香港，繼而漫遊馬來亞，曾在檳城住過一段時期；他曾協助英國學者理雅各將中國典籍翻譯為英文，他們二人均是中國學術思想輸入歐洲的功臣。

### 閒逛書店發現寶藏

他跟我們的浪漫詩人郁達夫有相同的嗜好，生平好冶遊，「漫遊隨錄」僅是在馬來亞治遊後，留下的雪泥鴻爪而已。因郁達夫來到檳城，一位當時的星馬文藝作家許白野曾送他此書，他讀後異常感動，竟以王韜自況，認為他的處境和心情與百年前的王韜相同。因為，當時郁達夫的外貌又是滿頭亂髮、修長不剪，真有點兒像「長毛賊」。他當時的心情，恰如他在詩中所說的：

離愁處處走天涯，聞道南台又駐軍；  
亂後倘逢應笑，一頭青絲亂如麻。

莫憚泥塗曳尾行，萬千恩怨此時情；  
念家山破從何說，地老天荒曳尾生。

我記得在一家小書店裏的陳舊書架旁，我像發現了「所羅門寶藏」似的欣喜欲狂，因為在那裏找到幾本三十年前的舊雜誌，如蕉風出版社發刊的純文藝性的蕉風月刊，還有一本只出版了五期的短命月刊——檳榔嶼。

「檳榔嶼」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創刊的，迄

第二年二月就夭折了，曇花一現，在星馬文壇上，自然無法跟出版近兩百期的「蕉風」媲美。

## 浪漫大師有人懷念

誰知「檳榔嶼」的主編即是贈畫「漫遊隨錄」給郁達夫的許白野，該刊創刊的那一個月，恰好是郁達夫逝世週年忌辰，雖屬巧合，但目錄中卻有兩篇文章與郁達夫有關：一篇是許白野所寫的「懷念郁達夫先生」，另一篇是檳城歌女談郁達夫，後者是該刊記者的訪問記。或許是這兩篇文章刊出後可讀性高，引起讀者的共鳴，該刊第二期又刊出一篇「我對郁達夫的剖析」，作者名叫何燕芬，編者在「編後記」中特別介紹何小姐是一位年輕女作家，曾在檳城壁如、務內兩女校任教。

許白野在「懷念郁達夫先生」一文中，對他們訂交的經過，以及郁達夫在檳城三天內的「逢場作戲」情形，當然，更對郁達夫洋溢的才華，不拘小節的性格，都有翔實生動的描摹。節錄如下：

「我所敬愛的郁達夫先生，迄至本（九）月十七日已逝世一週年了。據說，他是被日本憲兵殺害的，他原說要『新營生墳在星洲』；詎知，倒頭來卻葬身在印尼的蘇門答臘。

「他在『賀新郎』那首詞中會說：『……留取吳鉤拚大敵，寶劍豈能輕試？殲小醜，自容易。別有戴天仇恨在，國倘亡，妻妾寧非妓？先逐寇，再驅雉。』這裏所指的『大敵』和『寇』，當然是指日本人——倭寇；誰知在我們抗日戰爭勝利之後，日本憲兵竟殺他滅口；這更證明日本人的心狠手辣、陰險狡詐。我真恨這些東洋的劊

子手，絕滅人性的武士道屠夫。

## 酒家買醉意興飛揚

「我相信郁達夫先生在九泉之下，死不瞑目；因而，我更懷念他，為他的『憂患餘生矣』的身世鳴不平，為他的『異國飄零妻又去』的心境鳴不平，更為他的曝屍異國的悲慘下場鳴不平。

「現今，檳城雖仍是驕陽高照，但在北國已屬深秋了；我讀到郁達夫先生在「中秋口號」詩句中的『……每懷舊雨天涯隔，尚有疑雲海上生；圓缺竟何關世事，江流不斷咽悲聲。』我不禁淚眼婆娑，悲不成聲。

「我清楚地記得，我和他訂交是在七年前（民國廿八年元月）的一個晚上，他從新加坡乘火車北來，當晚由北海渡海來到檳城。檳城的新聞文化界人士林連登、許生理、王景成、蕭遙夫等，在庇能路新世界遊藝場內的檳城酒家設宴歡迎他，我被應邀作陪。

「這間酒家是由名廚關榮高主廚，粵式珍饈，風味絕佳，聞名北馬；最令顧客嚮往的，是它的經過特別訓練、殷勤大方的『嬌豔女侍』及色藝俱佳的歌女。

「我對郁達夫先生心儀已久，初入席時，或許是風塵僕僕關係，略有些疲憊相，也顯得十分的拘束，彷彿有許多悒鬱的心事隱埋着。繼而，大家輪流敬酒，衆之坐在他身邊的是美豔歌女王嬌小姐，給他頻頻斟酒，中國汕頭釀造的高梁紅酒喝了六、七杯後，他就意興飛揚，談笑風生了。

「當時，大家把話題轉到對日抗戰的局勢，

由於日軍步步進逼，我軍節節敗退，莫不痛心難過。尤其郁達夫述說在車上聞悉汪精衛在河內發出豔電，主張與日本罷戰言和，他氣憤萬分。當時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把我面前杯中的高粱紅酒也震的跳出來，濺濕了我的褲管，也濺濕了玉嬌小姐的衣裙。他即席寫了一首七言律詩，以述他心中的感慨：

## 歌女王嬌風塵知己

「飛車高臥過垂虹，草驛燈昏似夢中；許國敢辭千里役，忍寒還耐五更風。神州舊恨遺徐福，南粵新謠怨崩通；捲土重來應有日，俊豪子弟滿江東。」

「大家讚他才思敏捷，他謙稱已在火車上打好了腹稿；陪坐在旁的玉嬌小姐祖籍福建，不僅歌婉轉，而且歡喜讀文藝小說，詩詞也看得懂，她對郁達夫這位大作家欽佩萬分，一連敬酒三大杯；郁達夫見她臉上兩個大酒渦，嬌美可愛，居然連乾三大杯。我想，他當時一定忘記了王映霞的影子；他就是如此的純真、坦率、豪邁、不矯情、不做作。

「我們都恭維他的詩詞絕佳，必可傳世。他一時興起，大發議論說，無論中外古今最好的詩是情詩，言情的詩比言志的詩好，他旁徵博引來證明他的觀點。他說我國古代大詩人如李白、杜甫、杜牧、李商隱、白居易、李煜等的詩，皆以情詩寫得最纏綿悱惻、膾炙人口。例如：

### 一、長相思

日色欲盡花含烟，月明欲素愁不眠。

越瑟初停鳳凰柱，蜀琴欲奏鴛鴦絃，此曲有意無人傳，願隨春風寄燕然。憶夫迢迢隔雲天，昔時橫波目，今作流淚泉；不信妾斷腸，歸來看取明鏡前。

「郁達夫先生指出李白這首詩，是寫一個少婦對遠征塞外的丈夫的刻骨思念，把昔日的美麗眼睛都哭成了淚泉。」

### 杜牧怪癖喜嘗蓓蕾

#### 二、月夜

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遙憐小兒女，不解憶長安；香霧雲鬢濕，清輝玉臂寒。何時倚虛幌，雙照淚痕乾。

「郁說杜甫這首詩，是懷念他妻子的情詩；因為當時的長安已陷落在胡兵之手，杜甫不及逃出，而杜甫的妻子卻在鄜州。他那時的願望是一同看明月，『雙照淚痕乾』。」

#### 三、贈別二首

(一) 娉娉裊裊十三餘，苴蔻梢頭二月初；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。

(二) 多情卻似總無情，惟覺樽前笑不成；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。

「郁達夫說這首詩是杜牧懷念他的小情人的，杜牧這人風流成性，『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』平素在秦樓楚館，眠花宿柳，玩厭了風塵女子，生理上起了變態。後來卻對含苞待放的蓓蕾，尚未成熟的青果產生濃厚興趣，找了一個十三歲的小情人，愛得發狂，才寫出這首變態性的情詩，他說真是荒唐之極。」

#### 四、無題
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。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；曉鏡但愁雲鬢改，夜吟應覺五更寒。蓬萊此去無多路，青鳥殷勤為探看。

「李商隱是唐代的詩人，很愛他的妻子，而他的妻子偏又一病不起；為悼念亡妻，他作了好幾首無題的詩篇。郁達夫稱讚這些悼念亡妻的詩，真摯感人，描寫刻骨銘心的思慕，在中國古典情詩中是名垂不朽的。」

### 偷偷相戀暗暗別離

#### 五、潛別離

不得哭，潛別離！不得語，暗相思；兩心之外無人知。深籠夜鎖獨棲鳥；利劍春斷連理枝；河水雖濁有清日，烏頭雖黑有白時。惟有潛離與暗別，彼此甘心無後期。

「這首白居易的情詩，經郁達夫講解後，我才恍然大悟；原來是描寫一對秘密相愛的青年男女，在古代封建社會的壓力下，不得不忍住痛苦，悄悄的分手，暗暗的別離。潛別離，是指偷偷的、暗暗的、悄悄的分別的意思。由於是暗暗的

分離，所以不能抱頭痛哭，也不能傾訴離情；因為是偷偷的相戀，所以不能讓人家知曉。這首詩，把一對暗戀的情侶的心情，描寫的細膩而傳神。

#### 六、無題

又見桐花發舊枝，一樓烟雨暮棲棲；凭欄惆悵人誰會，不覺潸然淚眼低。層城亡復見嬌姿，佳節纏綿不自持；空有當年舊烟月，芙蓉地上哭蛾眉。

「我以前只知道李後主的詞寫得好，經郁達夫指出李後主的詩，尤其是情詩也寫得婉轉動人。李後主有一位美豔聰慧的昭惠皇后，但不幸在廿九歲時就死了，她臥病時，李後主早晚看護，恩愛逾恆，但終於醫藥罔效。李後主寫了許多首悼念昭惠后的詩詞，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。」

### 海涅情詩熱情奔放

「接着，郁達夫又談到許多外國詩人，如歌德、席勒、海涅、毛烟、郭歐爾格、海塞以及里爾克等的情詩。他認為我國詩人寫情詩較含蓄，外國詩人的情詩熱情奔放，他列舉了一些例子，可惜我只記得較短的兩首情詩，且都是德國詩人海涅所寫的，彙譯如后：

#### 一、我愛的只有你

每當我凝視你的眸子，  
我的憂愁全都消失；  
每當我親吻了你的香唇，  
我的心絃就獲得了滋潤。

每當我緊靠着妳的酥胸，

我的靈魂兒便飛入了仙境；

可是當妳說：「我愛的就只有你！」

我便禁不住會沉痛地哭泣。

## 二、海裏有珍珠

海裏有珍珠，

天上有星星；

而我這方寸的心靈裏，

蘊藏着熱烈的愛情。

× × ×

天無邊，海無涯，

我的心兒更廣大；

比珍珠和星星更美的，

是我愛情的火花。

× × ×

年輕美麗的姑娘啊！

我想把妳抱入懷裏；

在那兒，藍天和碧海，

都會隨愛情融化。

## 文士風流鍾情歌女

「我們真佩服郁達夫的記憶力和口才，把中外詩人的詩背得滾瓜爛熟，且敘述得娓娓動聽，四座風生，沒有人感到倦意。畢竟時間太晚了，快接近午夜了，乃由一位林先生開車，玉嬌小姐陪護着帶有七分醉意的郁達夫回到旅社休憩。

「第二天我因有事，沒有陪郁達夫遊升旗山

；但晚間又和他在檳城頭條路的紫羅蘭酒家喝酒

，陪侍的幾位歌女雖也年輕貌麗，如與檳城酒家

的玉嬌小姐來比，可就遜色多多。因而，他喝酒

的興緻顯然也差了；於是，我提議飯後乘檳城特

有的三輪遊街，然後再到檳城酒家吃宵夜。當然

，又是玉嬌小姐陪侍他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；居然

攆住玉嬌語無倫次地說：「映霞！是妳對不起我

」，我知道他錯把玉嬌當做王映霞了。

「第三天下午，我到旅社看他，見玉嬌小姐

也在房間裏，自古文人多風流，信然我把一本百

年前有『長毛狀元』之稱的王韜先生所著的『漫

遊隨錄』送他，然後，我知趣的辭出……元月

四日，郁達夫假期滿了，要回新加坡。那天送他

的友好有六、七人，玉嬌小姐亦到碼頭送別，她

## 玉嬌模樣映霞化身

「……詎料，過了約莫約三個月，郁達夫的

『毀家詩紀』發表，轟動文壇，郁、王婚變的緋

聞騰傳於海內外。這一年八月，我因事到新加坡

，在不同的場合見到郁達夫和王映霞，二人都向

我指摘對方。不過，我發現一個祕密，一個屬於

郁達夫的祕密，原來檳城酒家的玉嬌，彷彿是王

映霞年輕時代的化身。當時的王映霞年屆三十左

右，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，顛沛流離，憂患餘生

，兼之婚姻觸礁，臉上流露出憔悴模樣；那有玉

嬌的綺形玉貌、豔麗多姿。

「……郁達夫在玉嬌身上，找到了王映霞年

輕時代的影子，燃起了他即將熄滅的愛情火焰；王映霞知情後，對他們已觸礁的婚姻，無異火上加油……

「總之，我永遠懷念郁達夫先生對他的才華，我欽佩；對他多彩多姿的生活，我豔羨；對他和王映霞的婚變，我同情；對他慘死異國的悲愴結局，我痛哭……」

許白野先生的全文頗長，我無法全文照錄；從此文可獲得一些印象，即星馬文藝界人士對郁達夫的推重，亦可窺知這位浪漫大師是名符其實的「浪漫成性，風流自賞」。他和歌女玉嬌的偶然戀情，竟成了他和其妻婚變的催命符。這是郁、王婚變的祕聞，要不是檳城文藝界人士的記述，其真相勢將永遠湮沒了。

## 沒有金屋無法藏嬌

檳城的大餐廳或大飯館皆叫大酒家，和台灣酒家的綺豔風光不盡相同。在檳城的大酒家裏，女侍不是酒女、不須陪客飲酒，倒是駐唱的歌女有陪客飲酒的習慣；在三十年前，在酒家唱歌的女性一律叫歌女，不是現在的叫歌星。現在雖是把歌女改稱為歌星了，但是，歌星也未能完全改變陪客飲酒——坐檯子的陋習，否則準沒人捧妳的場。郁達夫愛上的歌女玉嬌，在那個時候，也算是檳城新竄起的紅歌女了。

在「檳榔嶼」同一期中的另一篇文章是「檳城歌女談郁達夫」，這是該刊記者的一篇訪問記，寫得頗為生動有趣。在篇首刊有一幀照片，旁的說明是：「浪漫大師郁達夫迷戀的檳城歌女

玉嬌小姐近影」，因該刊製版不佳，兼之已歷時三十年以上，雖是風漬斑剝，但她的容貌輪廓是看出來的；她秀麗的臉譜，含笑的表情，彷彿台北四年前曾往拉丁美洲演唱的名歌星鄭玉嬌小姐；她媚亮的圓眸，俏皮的模樣，又像目前台視連續劇的紅星司馬玉嬌小姐。試想這般的可喜娘，怎不叫以多情種子自命的郁達夫着迷！何況，玉嬌還酷似他曾經瘋狂熱愛過的嬌妻王映霞呢！這篇訪問記全文頗長，我只摘錄幾段，有幾段文字已模糊不清，無從考證，惟有割愛了。

「……我是檳城對岸的北海人，祖籍福建，父親在我小學畢業那一年，到新加坡經商失敗，母親又多病，家境窮困，當然無法讀中學。我父親打算在商業上捲土重來，又到吉隆坡作生意，合資經營茶餐室，我們全家一同遷往，我也幫忙父親照顧店務，每天生意興旺，足可維持一家子生活。

### 桃花江畔西湖春色

「……有一天晚上，有五個年輕的馬來人來到店中大吃大喝，其中兩個醉薰薰的，毛手毛腳的調戲我，父親前來制止，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。他們五個人打我父親一人，寡不敵眾，受了重傷，那羣小流氓連酒菜錢也沒付跑了。父親氣憤萬分，又耽誤了治療時間，在七天後的一個晚上，父親竟然拋下了我們走了……。

「我和多病的母親曾到警局報案，他們調查了一陣子便不聞不問了；據說其中有一個調戲我的年輕人，是某州蘇丹的小舅子。唉！我們寄身

異國，母親說只有認命了。……結束了店務，我們離開了傷心地吉隆坡，又回到北海。為了生活，經父親生前朋友介紹，先到檳城酒家作女侍；經理見我的歌喉很好，升為歌女唱歌，迄今已有十年了……。

談到她和郁達夫認識的經過，敘述的頗為動聽：「……大約在七年前新年的時候，一天晚上我正在台前唱歌，我記得唱的是『桃花江』，恰好有十來位客人來到，他們到左邊廂房入座，我看不清他們。我剛唱完『西湖春』和『夜來香』兩曲後，有茶房來要我到左邊廂房接待貴客，原來這位貴客即是大名鼎鼎的郁達夫先生，他會講話，誇讚我的歌喉好，我坐在他身旁。那晚上，他喝了很多酒，不停地談論詩呀，詞的，最後他醉了，是我和林先生送他回旅社的，林先生要我留下陪他；我見他醉了，堅稱身子不舒服，不久就回家了。

### 檳城戀曲已成追憶

「……第二天晚上，郁先生他們又來喝酒，也是我陪他，他喝了我敬的酒當眾說：『漢武帝有阿嬌，我郁達夫有玉嬌，漢武帝有金屋藏嬌，我是一個落魄天涯的窮文人，卻沒有一間茅屋來藏我的玉嬌，天呀！你太虧待我了。』說罷他連乾三大杯。他的朋友戲說：『今晚在旅社內藏嬌好了。』就這樣的，那晚上我又送他回旅社……。

至於，那晚上玉嬌回家沒有？文中沒有交待。……他對我說：說我像一個人，像誰？他始終沒有說出來。第三晚我們又見面了，他臨走

時，我會到碼頭送他……。

「……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人，我發覺他的身體不怎樣健康；睡熟了還做惡夢，好嚇人。……他好像有很多心事，常用酒來澆愁，在旅社內還要我陪他喝酒……。他的人是豪爽的，這樣的好人竟被日本人殺害了，東洋鬼子真可惡……我真不相信這是真的。

「……玉嬌小姐在接受訪問時，聞知郁達夫先生已逝世一週年，她傷心的哭了，梨花春帶雨，我也辛酸酸泣，乃結束了這次訪問。紅粉知己，風塵麗人，如此珍惜他們間的短暫的一段情，郁先生死而有知，亦可告慰於在天之靈了。」

至於，「檳榔嶼」第二期刊出的「我對郁達夫的剖析」，是一位年輕女作家何燕芬寫的，因該文那幾頁經「蠹虫」蛆蝕，殘破不全，難以辨認；她對郁達夫是如何「解剖」及「分析」的，無法窺知全豹。惟依稀可得知的，她讚美他的才華，但對他的為人，尤其對他在愛情方面輕浮態度，對女性的玩弄……這些方面，大加責難，不留餘地的鞭撻。

我在檳城旅遊期間，原擬去訪問玉嬌小姐，由於時間迫促，未能如願；但知她已嫁作商人婦，走她父親的老路子，開一家茶餐室，育有三女二男，生活頗為富裕。

郁達夫的檳城遊，跟玉嬌小姐留下一段情；這一段情加速了郁、王的婚變步度，在玉嬌小姐來說她是不知情的。

我的「馬來西亞搜秘記」，能偶然的發現郁達夫的檳城之戀，可算我「搜秘」的最大收穫。